



歐餘漫錄卷第四

烏程閔元衢

歸去來辭

歸去來辭說者紛出有謂田園將蕪卽草盛豆
稀之喻以其作於劉裕平玄之歲也此說比於
諸家爲優夏畦子又曰元亮止於獨善其身則
歸去二字足以命辭矣何以復云來乎來者如
今人呼引偕行口頰其云胡不歸者式微之詩

嘗有是語亦黎臣勸君歸國之詞且云曷不何
爲得非有所勸乎蓋其嗟晉室之必亡不忍舉
世之黨逆故招天下以同歸卽詩曰惠而好我
攜手同行真有得於北風之旨者是論參透元
亮心事發前入所未發

閨中良友

宋趙德甫與其室李易安並好古書畫奇器購
儲甚侈當德甫守兩郡時每飯罷偕坐歸來堂

煮茗指堆積書史各試問某事出何書隨對以
某書某卷第幾葉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
後中則舉杯大笑並中並舉或至茶覆懷中不
得飲而起此見易安金石錄序伉儷得有若人
洵閨中良友人間樂事數百載下猶令人不勝
企慕不知德甫當日其快若何

與鮑仲孺論詩并求太白山人未刻藁

詩之道難言矣而世之攻吟詠者何繹繹哉大

氏詩有逸才非勉強能企有其才矣廣之以見
聞精之以參酌然後傾瀉俚語亦可調入宮商
鞅合衷情靡不協成律呂自非然者莊嚴則峭
而不舒組織則蔓而失要倩麗則纖而不弘尋
聲之奏詎無片瑜雜廁之章終非完璧烏足以
言詩辟之玉骨冰肌生有姱質而後淡粧濃抹
無不相宜若也下里無鹽竭粧珍鬢適以貽人
唾耳僕嘗聞云前輩姚海屋先生銳志爲古文

辭或方之曾子固先生笑曰子固豈易幾及但
余不善詩差似之爾今其集無一詩非不欲爲
誠自量其才不溈爾也邈哉若人實獲我心近
世詩家固更僕不可勝數據僕管窺所及獨太
白山人真天縱逸才意不在詩特假詩以露其
豪爽不羈之氣故諸所吟咏出之若不經思而
繹之獨超玄理劉子元瑞稱其邁品元宋諸代
良有以也竊謂青蓮居士之後厯有擊壤老人

國朝錄
邇來太白山人庶可接響惜其篇什之流傳者
無過十之二三賞音之士不勝搥腕每庶幾得
覩其全以慰仰止之念曩者足下自道先輩幸
有襲藏則摘高士之幽光饜後學之渴想者非
鮑氏而誰望也儻以鯁生不甚贖於斯旨遽然
許之共事則梨棗之役僕所不辭臆見寔譚敢
祈終教

滕甫辨謗書

蘇文忠代滕甫辨謗乞郡書王公四六話以爲
迺其先子所撰名曰陳情表前後並同獨中間
辨謗處有異耳然觀其語氣蘇爲虛而王爲實
蘇爲隱而王爲顯也豈元發嘗令王脫藁而再
浼文忠一改竄耶先是滕受知神宗最厚以不
合荆公出帥東京隨以妻黨李逢事謫池安後
因考滿許朝見復中飛語謫知筠州則帝雖信
任亦何當羣言之媒孽也是時讒人在傍又不

區會錄
當波及帝之過聽果如王表指數直言辨白情
未必達而忌已先深欲免於咎不反重乎故自
何所不有以下蘇多改削不明言侃論但援引
古人略加點掇如云晉王導廼王敦之弟也而
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
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
終身之累又云凡今遊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
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

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
衆人未遇之日而廼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
足言有辱天眷辭極悲迫而實未嘗言其所以
然不辨之辨是善爲元發計者也書入遂得乞
湖之請殆以是夫又滕甫論西夏書亦文忠所
代余旣論此夏哇子亦嘗爲之評云王公之表
切而激文忠之書婉而悽意正與余合

先大宗伯公逸藁

家太祖太宗伯公久宦詞林篇章充溢晚值回
祿散逸者多未及收先伯父比部公會刻午塘
先生集若干卷行世時因謁選不暇蒐羅江陰
劉冢宰公光濟先宗伯門下士也一見此集謂
先大夫邵武府君曰公之著述詎止是耶卽與
某幾札亦未見登錄遂爲朗誦府君時尚在諸
生未及請補舉此推之宗伯公交遊遍滿海內
流傳珠玉不知幾何而僅僅止此惜哉余切旁

求域於無力又非其時雉城仲孺鮑子

胤佳憫

余斯志從渠近里呂山吳氏處錄數詩以示衢
衢隨懇求得手澤數楮益吳氏之先爲觀瀾居
士居士先莊懿公孫壻也無子以內姪字行可
號充吾諱其恕者爲嗣而行可於宗伯公行爲
姪博學善文最爲相得故所藏遺墨今雖散失
猶富迺吳與鮑鮑與閔又皆聯姻此余所以幸
覩先公之遺也衢所得者除先刻所有七言律

三七言絕二外又有五言排律一五言律一七
言絕一東二悉列於左以志逸 題坦翁神樓
圖夙有危樓好茲將短障裁丹青聊結構山水
迺縈迴樹杪牕中見嵐光鳥外來白雲依枕席
銀漢切尊壘清晝鹿常過四時花互開端居臨
震澤移興自中臺形勝逾三島高明瞰九垓非
關侯仙侶直取軼凡埃列子憑虛意王生作賦
才如逢駕鶴者歡對定徘徊 觀碧巖泉翠壁

峭千仞清泉與衆殊懸流紛若線噴沫散爲珠
久坐寒侵面徐看濕滿襦山僧說靈異早曠未
全無 四安與兄弟子姪讌別山色蒼蒼入畫

船金陵只隔綠村烟明朝鴻鴈分飛去兩路漫

漫共黯然

又竑叟從兄處有四安與諸姻丈讌別用韻詩十年一會在春船兩岸松

篋帶夕煙簫鼓清宵須盡醉不知何日更頽然視此則與上同時作也兩詩不期而合殊奇

與行可東云昨舟中一闔輸帶所謂一日之
短便不可視小子爲不武也今以未成雲母帶

獻翁亦曰未爲全勝耳一笑留別詩擬舟中作
寄歸茲僕僕無暇及此望日城往不敢勤在駕
非不願恐多勞也寄畫溪書不敢悞餘不贅

又柬云坦翁寄以大篇欣幸之情過於得璆琳
夜光之寶高麗帑檢之未獲想昨併燔於書櫃
中茲具粉牋二幅煩轉求翁作大字一書昨見
惠之章一書他詩賜懸齋中如日侍翁教何幸
如之橫縮俱奉往前題樓障已污之不知翁何

復用此第長者所命不敢辭耳殊惶愧因初自
省還有客來訪僕僕應接故稽留來价寬之繡
山直爲其兄所留故兒曹遂往東林彼固未嘗
外行可與李君也行可若約李君亦往則兒曹
得良友繡山坐寺中亦不落莫行可意何如陽
湖先生貺以厚儀兼費裝潢之貲會時幸致謝
近作一首書筵往博一笑不肖所得太祖遺文
未及萬一尚當博訪殫力購求萬曆癸卯春孟

二十二日曾孫衢盥手謹志

簡吳允兆先生

昨奉清揚少攄渴仰第匆匆云別懷想俞殷辟
耆酌者跂望糟丘椒馨一撲不覺涎垂心酪耳
衢生也晚未識方隅安敢抵掌於長者之側顧
私心向慕窺見一斑邇歲以來海內文豪琅邪
新都繼踵淪逝齊盟寂寂狎主者誰僅有東海
緯真頗稱獨步竊嘗披覽諸集恐或標榜過浮

順風而呼自爾加疾假令屠生托落韋布未必
聲望若斯此可爲知者道也弘正何李當時蓋
亦掀然動人論定百年讀其文者未免有搏沙
綴錦之議安知他日不謂緯真何大氏科第之
英擅長時稅含毫制古鮮有兼才其間一有掇
漢舉秦同聲傳譽若廼草澤豈乏高賢抱握瑾
瑜苦淹被褐不附驥尾千里安希故曰不有青
雲烏聲後世其真有激而言哉王李盛時獨有

盧謝二子之後數載閭寥近者太原王生價高
茂苑延州吳子直跨空同徒步起家識者已推
牛耳鄙生不佞竝世子雲且梓里非遙幸交一
臂不量庸劣每歎碌碌科名諒先生必不願以
彼易此者狂瞽臆見先生儻以爲然而教之乎
所有扇一楮四敢求名筆曹桐老禽語四首副
錄乞和萬惟不玉而慨諾之生當十襲奉作傳
家光寵無量矣

允兆復

不佞賜趨古未至從時未能四顧孑然老益自
廢幸自附於不鳴不躍者流尋將匿深山以待
盡而已迺不意晚而遇足下過聽而收之予之
雖一承顧盼駑下可前終恐小人懷璧實出非
分皇恐皇恐至聞揚摧枕林靡不中的諷詠浹
旬口有餘味其間評騭槩非不佞所敢詳然足
下成我大矣能無一語讎也竊惟當代文章開

創之功莫大於北地顧後賢短之以爲時屬草
昧人文未鬯而北地所自命亦以爲未躋自然
之化境猶之乎文人學子之韻言已耳嗚呼是
唯北地之不欺是唯北地能道之而卒莫有出
其右者譬之江河地中或泚或顯其源遠矣同
志者盍溯而委之壑斯稱衆流合源今古旦暮
耳迺今百年以來風氣日降將謂張今愈盛愈
衰將謂復古益近益遠毀則相傾譽則交市淫

哇塞耳雅音日微嗟嗟風之不競寧獨文乎哉
蓋古之導今皆今之不可無導以源也今之襲
古皆古之不必有襲以流也雖然有能襲之猶
得古之衰苟溯其源固有可合者在至如潦水
暴溢徒使耳視者駭愕將恐不崇朝而涸是可
與有源之水等觀耶詩云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今之不古若者以其無有也是不在文矣是不
在文矣足下才甚高志甚卓春秋甚富由此詰

古何古之不可詣而暇較今人爲哉願足下勗之矣然不佞誕矣僭矣所謂伸於知己然耳其唯足下終教之

曹吳倡和禽語

余爲覓太初詩况友人雉城廼詩不可得而得曹桐丘禽語四楮於呂山吳氏丹青書法並非上乘獨其語有風世之意特屬允兆吳君和之蓋桐丘嘗欲甘泉一和其和與否今莫可知顧

以余之好事而爲此舉也曹公其能無稱謝九原耶並錄之以示同好 曹 行不得哥哥人

情反覆如風波誰云四海盡兄弟出門按劍何其多孔孟終身竟無遇至今吾道成蹉跎聖賢行事尚如此今之世道如吾何行不得哥哥一
婆餅焦兒不食稼穡艱難兒未識沙田歲荒官稅多爾父難耕母難織豪家兒女恣肥甘縱欲亡身竟誰惜餅焦味苦要兒嘗知苦到頭終有

益婆餅焦兒可食 二 灼山看火蠶箔滿堂門不
 鎖南風吹繭焚桑柴看火須勤不當惰古來多
 少求利人求利無成反遭禍灼山看火 三 姑惡
 惡汝兄無情縱飄泊小姑不惜嫂多愁却向娘
 前將嫂虐嫂受欺凌不敢言淚珠暗滴無人憐
 姑還有日出門去安得常似娘之前姑惡惡紅
 顏自來多命薄嫁夫未必皆賢達莫恃娘前將
 嫂弱 四 末云禽語四首各備以形寄奉甘泉先

生以博一笑如有和章當書之左為我增重也

吳行不得哥哥朝而張羅夕而揚波縱不

虞此虞有他 音他 行不得哥哥 一 婆餅焦兒不食

食之不饑不食無力可食不食無可憶 二 灼山

看火及今勿惰一視蠶作勝於坐 上 一着蠶絲

勝於裸灼山看火 三 姑惡惡小姑所虐有拂小

姑姑不樂母拂小姑非嫂弱姑惡惡姑是事錯

四 末云吾友閔康侯屬余以曹先生禽言四首

讀其詩太涉有意惟有意意輒盡耳僕本無意
人安能作有意語揮灑間聽枝頭春鳥啾啾爲
之爽然擲筆

鄭莊初無心殺弟

鄭莊不兄在後稷段之惡以驅逐之耳其初固
未嘗有戕賊心觀其一聞請制卽曰號叔死焉
它邑惟命應對之頃語出無心惟恐段之踵號
叔也乍見入井便有怵惕孰謂莊本無良心哉

五燈會元佛祖禪宗本支世系圖引

五燈一書辟國之史乘家之譜牒宗象教者安
可缺也顧曾是書者世系蔓延本支龐雜覽者
病焉余故演爲比圖列之篇首佛爲始祖列祖
爲大宗諸禪師爲小宗出爲庶裔苞蘖有倫
源流無混儻得圖志之止按圖更次庶令後學
開卷昭然發矚至若及祖授受之際擗繻衣鉢
鄙俚不經目連家名賢冤羅入嗣無稽勿聽有

識當自詳之

旁出法嗣傳八世止

達慧鑑道弘大

七佛

釋迦

西天

二十八祖

東土

六祖

初祖至六祖

磨可智信忍鑿

旁出法嗣傳五世止

旁出法嗣傳四世止

慧能大鑿

禪師五宗

曹洞宗

馬百

曹洞宗

臨濟宗

傳十七世止

觀音

觀音宗

傳七世止

山

藥雲洞

曹洞宗

傳十五世止

石山岩山

青原宗

頭

天龍德

文

雲門宗

傳六世止

法眼宗

傳十二世止

卷四

歐餘湯錄卷第五

烏程閔元衢

讀李恭伯袁州學記

李恭伯學記前半敘事簡潔至論衆以後纔入
議論首云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便把老生
涎吻一句洗潑繼以秦漢並論以見有學無學
之利害若茲亦可謂明快第旣曰詩書又曰義
利曰教道此亦不過同條共貫之辭耳何至勉

爾有衆忽云治則禮樂不幸則忠孝前後不相
照應豈必詩書義利之外別拈出此四字以訓
人乎若見道之士一云謹庠序之教卽承以申
之孝弟之義一云設庠序學校以教之卽承以
皆所以明人倫無一龐雜語何等關鍵吾知泰
伯之病有自來矣嘗觀輾然子拊掌錄言泰伯
不喜孟子則斯文之無針線亦無怪也又末二
語亦宜更置云豈徒爲國者之憂抑亦二三子
之羞便於對衆面談激切昔希文作記泰伯爲
改一風字希文欣然樂從使九原可作泰伯聞
予斯言亦當點頭道是

名家詩文命題不苟

古人詩文固有深意卽其命題亦自不苟與今
一二句時義題目相似篇中不過發揮此數字
坡翁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云杏花飛簾前
餘春明月入戶尋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

流水涵青蘋花間置酒清香發爭挽長條落香
雪山城薄酒不堪飲勸君且吸杯中月洞簫聲
斷月明中惟憂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風惡
但見綠葉棲殘紅細味詩語則題中有何字可
增復有何字可減謫僊子春夜宴從弟於桃李
園序亦然今世作者忽此務求題目簡約往往
文不能合題題不能盡意令人撫文茫然其有
媿於二公多矣又坡翁潮州韓文公廟碑先說
文公次說作廟又次說潮州又次作碑題中字
無一放過

弇州近涼舉主

弇州前續兩集詩文所載交游甚廣先大王父
宗伯公以宮諭典癸卯南都試元美以是年中
式豈其相與曾無隻字往來而兩集之中畢竟
寥寥爾也卽別集所次皇明盛事述稱先公與
先少保莊懿公爲叔姪尚書亦欠詳考蓋莊懿

廼先公從祖以祖孫而認爲叔姪抑何鹵莽以
舉主世次而猶且茫然安問其它又贈公孤宮
臣表公係太子少保不與其列何元美之秦越
舉主直至是耶嘗閱其師說有曰先臣霍公舉
南宮第一不爲座主稱門生旣知舉亦謝諸生
不相通味斯言也元美忘其所自不亦宜乎嗟
嗟陸氏一莊荒蕪墾闢亦何足軒輊敬輿然自
先公卽世兩先贈君相繼云逝竢竢弱息狼狽
羣張適元美分涖浙西重爲彌薶後得稍甦先
太府君躬沐其庥固嘗口之以詔我後人者也
元美用情不見之言語文字而特爲左提右挈
其遺孤亦賢於世之滿頰噍噍者多矣

古今之富不同

陶朱猗頓古今稱富者必歸焉而萬世之下尠
克儷此兩人者抑何故哉古者民無常業而利
不得以一人專故兩人稍稍出其羅利之術居

積之富比之中人之產似爲迥出萬萬而富之名甚易而且未竊嘗料之當不過此時一郡一邑中之多財者爾若迺今之稍稱富者卽已珍貝列屋貲埒王侯而通都大邑之間指屈無量不惟不名於後世雖僅千里外已寂無聞此蓋民無常業而所在豪強得以兼併是以富者之多不可勝道正所謂越無鑄燕無函非真無也夫人而能爲之也當今之時豈少富哉亦夫人而能有之爾噫吾於是而知陶朱猗頓之得名於天下民已不逮於古矣而况陶朱猗頓且不足名於天下民又何以聊生也哉

漢文如唐詩有三等

今人但識唐詩有初盛晚之不同不知漢文亦有此三等高祖惠文可稱初漢景武盛矣昭宣以下晚矣至於建武末平之後愈益卑弱若潛衡中政四論氣象何其萎蘼撤花幸有孔明可

謂迴瀾旣倒矣知文者能自得之

三紀太初逸詩

余雅好孫山人詩然每疑藁之必多逸也適聞鮑仲孺之叔稚歿君有山人詩抄約千餘首常攜自隨始信余疑亦非謬矣因介紹仲孺求之不得深爲歎咽已而聞山人至湖掛瓢於何山之歸雲庵庵僧有藏其藁者錄其副墨大都先爲張稚通氏所覓鮮不入梓後又聞吳甘泉先生之齋尚存山人手蹟一卷願見之亟狂不能禁特浼相知購之呂山吳氏又不可得不得已而囑其族子賺錄其未行世者久而獲之凡詩四小序一柬一皆以與甘泉公者備識如左以見余愛慕山人之癖然非山人詩文曷令人之愛慕直至此也萬曆癸卯嘉平五日晟溪里晚

閔元衢識

蒙示所和曾南豐秋夜露坐長

詩悽惋可掬余遂走筆和此攬衣下中庭皎

皎月出早一夕西風生炎歎頓驅掃窮年走他鄉
紅顏漸成稿仰觀參與商令人愴孤抱美人天一
涯青尊共誰倒聖賢有遐躅詩書恣蒐討百年瞬
息間人生不長好

唐岑嘉言聞商

山老友云太白山採茯苓見異人幾百歲眉長數
寸身不製繒帛悅之遂有獨往之意爲之作歌友人
吳甘泉會余親自太白山來偶談及此事蹈前韻作
語以遺余因倚歌以和答 憶昔

老人隱太白亂髮過肩眉過尺手種白榆最高峯
黃河灌溉元氣鍾閒來偶訪華蓋君倒景騎

過蒼精龍齊州九點烟如線

自註見本李長吉詩

三山如

砥海當面島中有桑今得知長條拂日身萬圍物
象變幻等常事塵世已經幾是非老人於此親曾
識丹髓琅芽心自得回頭欲笑嘉平帝不使黃金鑄
顏色 贈別友人之梁宋 壯志

輕離別縷刀拂霜明他方正多事中原誰請纓

彩裘違故國琴筑歇芳聲勸爾一杯酒出門空

復情

偶得鳧塘

坦翁舊號

東有一斗糙米分粥

之戲因口占小詩以奉答第解嘲也錄上一笑

薜荔山中製作袍歸來亂髮笑刁騷白魚青

菜桃花飯不識人間米價高

三隱逸詩序

隱逸之士尚矣余於秦漢而下得三人焉目

嚴子陵徐孺子陶淵明夫三人者是皆抱天下

之道而隱者也天下之道出處兩端其大者也

時之可否義之是非出處所由定也三人者是

矣若迺審其才以自放悅其名以為高撫憤而

往離人而立者皆未可入三人之列也余作三

隱逸詩

詩在藁中

東云久不會不知尊履何似然

不過草堂作俗人耶近作三隱逸詩稿寄通久

別之情兼見山人近來懷抱耳莫直以詩視之

也

又吳氏卷內有薄暮一首兩疊鳧塘先生韻詩

考之湯藁亦有之題曰和劉元瑞參政夜歸見

寄未聯竟殊即前亦微有不同余以當從手蹟

是以錄卷詩而以藁註焉林下輕涼愜素裾兩

晴薄暮景偏餘閉門句好人歸盡藁作香搗藥

聲高月上初意外區寰藁作世元自厭山中靜

業未全踈平生長物君應美政有牀頭種樹書

藁作他年杖屨來尋我同在羅浮頂上居

與吳允兆

曩者鄙生不量寡昧輒抒鬱語以瀆大方已而

念之未嘗不捫心皇懼伏承門下忘其固陋報

以宏辭似欲引掖晚蒙示以作者涯涘顧索途

瞽瞍向慕良殷恐終未及一望洋爾且也仰乞

珍奇未敢必獲而廼名書雅什翰藻淋漓十襲

潛發光怪閃燁貪夫無厭更覬不休鄙生近有

增定玉壺冰一集朝華夕秀掇拾頗遐高蹈清

修庶或有取家元昆氏稍引篇端竊惟敝帚千

金人私所有而未足取重於人人必藉當世素
椽有如門下惠徼一敘拂菻增妍鄙生輯錄之
勤緣附驥以千里未可知也先知覺後獎借釋
狂本門下雅意而矧伊山斗跂予可瞻伏懇慨
俞幸無金玉

允兆復

不肖素無竒而比年頽然一枯禪矣顧足下文
其昔之陋而忘其今之衰鄉者賜教累數百言

予之進之至深切迺不肖媿媿爲報未免求伸
於知己而涉於誕至今惴惴焉自虞其逸口而
再拜芳訊殷篤有加終然被春華於陳根廢穎
不能不翹然興起足下入人深矣感刻感刻讀
足下增定玉壺冰使竹林嵇阮諸賢遇之自當
把臂入林無論玄敬所委容新正報命徐子與
嘗敘其書乞并梓之歲首禽言四條中有灼山
看火卽布谷也江以北釋其音曰家家插禾其

義差近而不俚又不專於一鄉可詠也容補一條就正或託工於寫生者別成一卷何如

允兆再復

不佞累月病內熱方書無効日誦玉壺冰幾條遂得甦耳近日病小間勉成一敘報命竊謂晉魏間諸賢若將不臣而不能不臣傲然不羈豈盡出無謂而史氏槩以放誕病之寃矣不佞敢爲諸賢一洒之而因原風氣之所由來旨有專重焉淺識無當惟大方刪潤是幸

書癖

余生平雅無他嗜意向欣契不覺獨與典籍相愬顧余不辰家禪貽函百無一及自志學以後卽勉力哀羅眦睇響投捐購無靳趾所未逮遍屬旁求或有藏韞竒編請錄不勸日收月累丁酉迄今筐篋遷迤殆已若干卷矣比於古稱曹倉鄴架墨莊書巢之富奚啻繭絲牛毛而人跡

吾售置之勤也遂以書癖相些嘻此實懲我其
何以當嘗聞白太傅自道云人鮮得中必有偏
好設不幸吾好利貨殖多藏賈禍奈吾何設不
幸吾好博奕傾財破產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
鍊鉛燒汞無成有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
自適醉吟不猶愈乎由斯以推余之所好既已
遠彼不幸而沉湎斷簡昧望書名畢生以此自
娛似愈羶逐然緬想白傅引甌撥醅掀髯朗笑

方媿何日可以埒丘池也甫貯百甕寧自多乎
余於是癖興不減此甲辰正月晦日歐餘子

名公雅諺

余向慕坦翁翰墨收輯頗多中有與李有竹東
一幅極可解頤此翁素極清嚴而與人小札時
雜恢諧有如此者筆之以充談藪東云偶記得

吾鄉題壽圖詩一首附上一笑竹裏一隻雞言鶴

有類大雞也

草中一匹狗

言鹿形欠雅

穿綠

穿紅人如何那等醜

言人物糊塗不佳也

得壽老先生當

中坐义手

言畫如傳神欠風流也

既不解閒行又不下堂

走

言其坐待客來相慶欠趣味也

看此十個人分子好吃酒此

圖有如此詩想但兀慶壽者即用此樣處處雷同畫桃符家數也可將去賀了別人另畫一幅何如休怪休怪穿紅的是我

姚海屋哀輯諸家葬錄

墓誌表狀碑傳所以紀人一生履歷與其世系

歸藏之地上可備史氏之參考下可足家乘之

追述非他文比也世之為人後者當始葬時亦

知假重名鉅之筆以為光榮曾未幾時即屬弁

髦况落落異屬有不視為覆瓿需乎我湖姚海

屋先生獨注意於此凡懿親故戚葬錄必隨時

收儲汰楛拔良其間楮板有修短廣狹之殊必

裁長補短較若一冊不知凡若干年始得彙就

五泰前手書目各識字數於篇終殆欲梓之未

就厥志意良苦矣歿後夏畦子請之其子顧已
失一十襲珍弢余間披閱語夏畦子曰此雖不
稱全集而一時人文故實大略可觀非逝者異
人卽作者偉筆儻異時或有採擇則先生之盛
德亦足頌不朽矣不佞無似竊有同好遂授之
副墨錄成檢閱之餘緬思所自不能忘先生羅
畢之勞且將更求其一以完其舊也遂紀由來
如此後有覽者勿詫余兩人何辟嗜云

邵武府君不阿權相

府君 賜第登江陵相子之榜領尹安成邑人

劉御史

士亭

嘗以劾江陵謫戍潛歸其鄉府君拜

官之辰江陵召飲意蓋有所囑也府君托他辭
不赴在任歲餘劉竟保全無恙相知者謂云劉
氏安閔氏必遭螫矣歲壬午江陵物故府君幸
免或謂安成聲價當自此軒府君卒不自張故
世亦鮮知揚許僅尋資郎署甫擢郡侯隨請告

而逝悲夫

勝國葬法

葬者藏也所以藏其身也多貲以殉何益然歷代尚侈惟勝國諸帝用椁木二片鑿類人形小大置遺體於中加髹漆畢以金圈圈定送至直北深埋隨用萬馬蹴平俟草青解嚴則已湯同平坡時祭僅以一駝認誌

詳草木子○又按熊太古冀越集云駝涉沙漠雖歷年餘能記其所涉之途大元後宮有良葬沙漠不封不樹以萬馬平其地春草生踏

守衛者莫知原葬時例殺一駝駒登墓駝母叫號不已下年墓祭乘駝往彼直至其所兼地高少水駝以前足蹙沙長號掘之即有泉出此雖夷狄遺風既獲藏身之義又免發掘之慘似為可取

金聲玉振集誤

小爾雅漢孔鮒撰見孔叢子宋咸注近刻叢書逸史及四十家小說等書亦皆明甚汝郡袁氏金聲玉振集誤為崔仲鳧著收入撰述部以漢為本朝以崔易孔豈其不詳考耶抑以世可

欺耶

歐餘漫錄卷第六

烏程閔元衢

何大復

李德裕文章論曰文以氣爲主氣不可以不貫
不貫雖有英詞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金璞
之寶此論文字之病深中大復之文若空同謂
云搏沙弄泥則似其破碎而未究其真元又蘇
子謂錦繡綺縠服之美者也然尺寸而割之錯

之紐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大復文章其斯之謂乎

夏畦子偶題錢叔寶赤壁圖

余家有錢叔寶赤壁圖迺贗筆也夏畦子間題其額余不獨喜於得文喜雪坡翁誤用曹事之謗用錄於藁云坡翁自湖被逮左授黃岡職由不知緘口之故而賦稱孟德安在世雄當時朝貴流聞更宜痛骨而卒多含忍豈亦味翁之旨

而憬悟乎迨至於今舒李羣小遺腥叢唾韶華勢焰轉盼滄漚若迺舉杯赤壁者不知經幾何人矣獨翁一觴一棹未讓爭傳繪以丹青宛然在目信乎士之自立固有周行不在嶮巇也嗟嗟光風霽月何歲無之壬戌秋光亘茲快靚非藉人豪灑落染翰淋漓奚致鄭重若此然則高明曠宕之彥世豈乏人第不逢名碩品題將不終古晦寂者幾希耳或謂周曹用武固在武昌

蘇子所遊相去遙越得無趣筆之誤乎噫盍觀賦曰東望云云則是煙波指顧之間因此及彼感慨係之寧必身履其地始可潤我楮毫是又元豐以來坡翁未滌之謗斯爲別白後起相知未必無禪於先詰也圖中髡而指者參寥耶辯才耶佛印耶考之傳記並未嘗與禪家傳會良史必不以馮致語叔寶氏此無及矣嗣後更宜詳之

金刀記略

有司

鮑仲孺嘗爲余言晉書載記慕容德金刀會合事始終有致堪作傳奇世罕知者余以其名頗雅喜閱其詳顧性踈慵久稽披檢甲辰仲夏僕僕俗坐馴至火疾意不自得忽憶前語取而讀之擊案歎曰非鮑子啓予寧知合劍分鏡之外復有此哉因摘其槩用廣畸聞慕容超者北海王納之子南燕獻武皇帝德之

兄子也符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南征晉留金刀於母公孫氏而去及垂起兵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以耄獲免納妻段方娘囚之郡獄掾呼延平德故吏也嘗貫其死子感之將公孫及段氏逃之羗中生超年十歲公孫氏瀕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於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

超又隨涼州人徙於長安段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廼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兒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廼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及祖氏語德撫之號慟名之曰超襲封北海

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置吏德無子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頃之立為太子嗣位超母妻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遣使送之於是母妻得返

松陵處婦二難

松陵曹孺夫禔者湖廣僉憲桐丘公璞嫡子少癩不諳人世事弱冠公慮誤聘錢氏女辭婚錢父不可曰此兒女命也姑待之壯當且愈公舍

之為紉側室沈以嘗與居數歲若無覺焉於是申辭錢父不得已而允女聞欲自經不得又稱病不食母強之食父潛為改字於溫女知復不食母百端慰解始蔬食及溫請期益欲死不得迺謬為談笑如故父母意其志移親迎前一日女澡更衣若為出閣然命侍者各出澡迺闔戶東向夫居而經三日面猶如生越二年孺夫疾劇戲火自焚時沈年二十有一終喪董安人憐

之曰兒以廢疾累汝不嫁將何所歸吾當資汝如吾女以報汝沈泣且跽曰公子之不幸妾之不幸也命實爲之何累焉錢嫡未歸且猶自盡妾旣歸矣又誰歸哉僉憲公始以仲子合州判子大武爲之嗣享年八十有五先是按史疏請兩旌適 肅皇諱言死喪獨准旌沈節沈又願讓於錢不敢先嫡卒以不得如志爲憾嘻亦竒矣哉彼孺夫虫虫無論已迺錢女未諧伉儷之

愛沈雖爲側室亦曾無牀第之懽顧一慷慨捐生一從容就死抑何後先相媲美也夫節烈之媛世亦恒有獨無若兩氏之萃於一夫而且均之未識人道則誠終宙所希聞耳余素喜談人間貞節事偶閱杜靜臺先生傳所著孺夫曹長公合聘室錢貞女副室旌表沈貞婦叅葬墓誌銘深加歎異竊取而刪次之稱孺夫者先生以襜雖爲人夫猶孺子也余因謂兩氏亦當稱處

婦云

龍西谿念奴嬌詞

田廬重葺勸谿翁休作千年調指新屋數間連
舊屋團轉不愁風雨買得林丘旋開亭榭意思
而已矣雖然節省短景只消如此陶宅李莊
幽邃深藏少出安樂從今始夏麥秋秔時歲好
舍舍雞肥酒美婦要城居兒嫌產薄絮語常當
在耳勞生自苦更到何年知止右調一首迺龍

西谿公爲莊屋新成作也公名覓金陵人歷官
浙僉憲後僑寓雉城與孫太初劉南坦吳甘泉
陸玉厓結社爲五隱我湖風雅時稱中興諷詠
詞旨恬澹寡營視世之士木疲心而勤苦一生
者奚啻管雲泥而已

收輯孫劉遺藁

孫太初劉元瑞並非湖產因愛我湖景物遂偕
流寓清風高致迥出人寰實於茗雪生光矣余

生也後不及快觀兩公然私心輒向慕焉以爲
兩公言論丰采無能多矣而其性靈所洩發爲
文章流布於斯旁羅把玩庶挹兩公於馨歎乎
太初舊有滂藁取而讀之其不足者爲補若干
首備識如前元瑞之文散見諸書者無幾而詩尤不
能多見余心欣慕遍爲訪求凡手蹟副墨售卽
捐貲靳卽傳錄奏議詩文計得於其家者什七
哀於他所著什三積成鉅編非復曩之寥落矣

嘻兩公遺玉豈必藉余以昭顧亦罄吾景仰之
心焉耳元瑞舊未有集余將刪次入梓太初補
遺隨綴末簡庶與滂藁當欣賞合璧云甲辰六
月二日衢

坦翁留意後名

坦翁碩德雅望已爲當世所推奚假名文爲重
然翁嘗乞傳於李古冲履略於張石川生誌銘
於王浚川似亦置意於身後名也先民有言三

代以下惟恐不好名此豈足爲翁累哉余輯翁
集合顧箬溪誌許石城頌雷古和表附錄一卷
以成翁志

左編例失權衡

荆川先生左編一書取左史記事之義君臣各
以類從淑慝昭然善矣善矣第以昭烈溷入鎮
例不無可訾蓋昭烈赤帝之裔獻亡當紹正統
宋儒固有定論矧其轉徙間關百戰之餘始得

建基巴蜀其與受朝命以鎮一方乘之竊據者
不侔且諸葛武侯旣已比肩鄭侯輩之相例顧
昭烈武侯之所北面者也迺不得同於漢高以
下諸帝乎黜其君而予其臣自相矛盾明矣聞
此書大旨雖出自先生尚未及詳定故其門人
動以荆川子意若曰爲辭宜其中多滲漏何敢
輕以訾先生哉

四行各能生火

木能生火人皆知之至於金水土之能生鮮有

知者範金爲鏡面有一凹說見古名陽燧筆談晴和

之辰執以對日內畧反射相對愈正其畧愈斂

而小有煤之楮一接卽發淮南子注云金杯映日亦能隨影發火

又藏金每每現火以水晶一圓對日懸之自有

內照之畧如鏡楮引無不灼然龍行雷火本草

云獨此陰火見水愈熾今夫石與煤皆土也石

可擊煤可爨又平定之浮山所產諸色石可充

膏油則土亦未嘗不生火也又吳綾出火髮中

現火物之能生火者多矣豈獨木乎然木之生

火嘗試杉木之上以一杉爲鑽不必有錐上蓋

一碗爲冒一人掌之一人急急牽扯火卽勃生

非特鑽鑿方可取也

夏畦子薜荔辨

騷經及九歌稱薜荔者數四緣此後之詩賦家
動以爲辭至究其爲何物舉曰選與集註並云

香草而已竟不詳其形狀偶閱韻略薜荔下解云卽今之木饅頭也余因疑若果此物屋宇牆巔每每見之何香之可貴迺辱詞人之津津乎適隣有敗垣自踵至頂纏綿蒼鬱大同小異凡有三種間與友人語及友曰古稱龍鱗薜荔此垣之下葉小而圓微有長意色如橘綠形類魚鱗諺所謂貼牆草者是也

又俗名
鐵壁青

余信爲然旣

而思之經曰貫薜荔之落蘂九歌湘夫人曰罔薜荔兮爲帷此草旣無花蘂可貫又不可結而成帷屈子所陳殆非此矣垣上復有細軟蔓枝葉始放時亦圓小微尖色淺綠及久漸長大似茗色深春夏之交開白花五瓣有香略近茉莉但其花不能如茉莉之久也且有嫩枝飛灑與扁豆延絲相似旣有花蘂又枝絲可結此爲薜荔無疑若木饅頭者其枝梗更粗其葉比貼牆者更大不足取也今世幽棲之士多好植貼牆

草以其循牆密布翠碧可愛倍勝蒼苔又潛穎錄曰粉牆上用淹魚腥水或字或畫塗抹其間此草喜腥必趁腥延結宛如人意果爾固宜植之者多但屈子所稱在彼不在此余約以三言辨之貼牆無花而無子木饅有子而無花薜荔有花而無子又山鬼篇曰被薜荔兮帶女蘿選註云薜荔女蘿皆無根緣物而生夫曰緣物是矣不知女蘿卽今之金銀花薜荔之蔓逐節茸茸二物皆寒暑不彫芬芳雅澹是以比興者不舎豈無根而能若是乎此亦不可不辨

食少事煩

說者以武侯食少事煩爲敵人所料不知武侯政以此愚之也蓋是時司馬懿畏蜀如虎甘受巾幗之辱終不敢以一矢相加遺武侯亦莫如之何故使者之對陰命權爲此言未可知也未幾中營星殞迺天之不祚劉氏耳豈仲達不能

料於既死而顧能料於生前哉古之名將或減
竈以賺魏或增竈以懾羌或善飯以示壯武侯
食少以示弱英雄出奇各自爲用不可測識往
往類然執成敗觀之見以爲拘矣

聞雞起舞

世論聞雞起舞者舉嘉士雅感時思奮之志及
閱晉書本傳後史臣云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
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爲貪亂直與時評大相刺
謬有能主此應試自必動人

二趙謚音相紊

徽宗時丞相趙挺之之子明誠與妻李清照並
嗜古書彝器著金石錄三十卷明誠歿後清照
再醮氏族大全書以明誠爲趙抃之子若謂貽
羞清獻間中今古辨曰抃在神宗朝與安石不
合挺之事徽宗爲右僕射大全所以誤者由二
公同謚清獻故也及閱梁谿漫志曰挺之謚清

憲林謚清獻音雖相紊字實不同費補之南宋時人其志當得其實迺知黃公僅能別其所生而亦誤於其謚也

會典士民便覽

會典一書上自郊廟官府征伐封拜以及士夫民庶婢使教坊其間禮儀品式靡不該載

今上十五年又重修輯自上達下皆當遵行第卷帙浩繁經生學士苟非博雅世家鮮得寓目

而况窮鄉萌隸之流乎宜乎政異俗殊有識長太余嘗莊誦此書竊謂典禮昭垂凡外庭之所及議敢不奉行故事者百無二三若夫縉紳韋布之家五禮五服之類十無一二遵照章程豈其自專漫越軌度緣不識會典所載云何故爾愚意除軍國重務外其有關官民鄉里日用之不可缺者採掇凡一十二卷計二十四條第以

乾德

分乾元亨利貞五集

約爲輕編名曰會典士民便覽

庶幾家傳戶誦一道同風有禪教化者不淺或
曰子言是矣其柰割裂之戾何噫孔子刪書周
書亦在其內我郡敬菴先生撫閩亦嘗有律纂
教民誦法聖賢奚虞獲戾

官員禮 庶人禮 以上五十九卷

文武官冠服 命婦冠服 進士狀元生員

吏員冠服 士庶士庶妻冠服 公使婢使人等附

教坊司冠巾服 以上六十一卷

房屋器用等第 六十二卷

品官冠禮 以上六十六卷

品官納婦 以上七十一卷

鄉飲酒禮

里社畢鄉飲酒禮 圖附以上七十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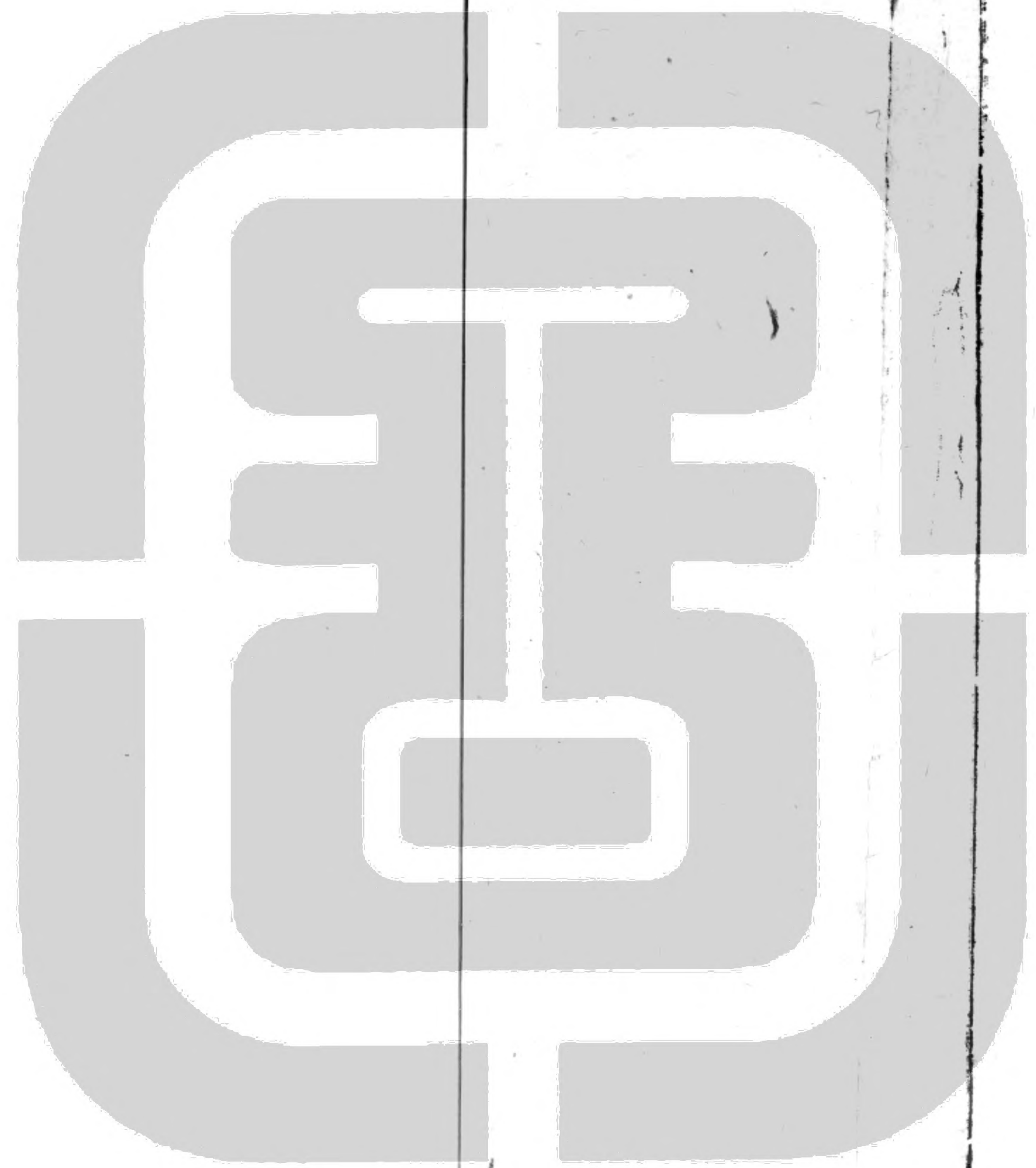
里社 儀注祝文附九十四卷

品官家廟 九十五卷 品官喪禮 九十九卷

庶人喪禮 一百卷 喪服 一百二卷

職官墳塋

二百三卷



程